

摺夢・開路

I. 摺夢

秋日柔光斜灑紅楓，如火葉映亮寂靜宿舍一隅的螢幕，宛若迷途星辰終覓歸宿。我的心跳，在那一刻壓過了世界上所有的聲音，彷彿狂風般撕裂胸腔。

螢幕上，那幾行字簡潔而致命：

「全系第二名。」

我屏息，反覆確認。彷彿要從像素的縫隙裡，摳出隱藏的真實。

「這是真的？不是幻影吧？」

熱淚奪眶而出，那是歲月的汗水與無數深夜的奉獻。

「爸媽，我做到了！」

「**第二名**」。這三個字樸實無華，卻在寂靜中發出雷鳴，為我曾跋涉的幽暗小徑剎那間點亮了燈塔。光芒刺入記憶最深處，過往如盛夏驟雨般傾瀉而下，沖刷著我堅硬的外殼，露出那些依然隱隱作痛的舊疤……

II. 等待

我的根，深扎於一個瀰漫著糠米粗礪氣息的小村。夢想的幼苗，在雞鳴與貧瘠土壤的夾縫中探頭。母親的身影嬌小，卻是我心中最巍峨的山岳。她每日踩著破舊單車翻越紅土徑道，肩頭扛著的不只是沉重的菜籃，還有一個家庭對未來的全部重量。她雙手粗糙如古航海圖，刻滿風暴與犧牲，卻無一「怨」字。

一夜，油燈將她的身影映在斑駁的牆上。她凝視我，眼眸裡有淚光，卻比星星還亮：

「媽媽年輕時，也夢想著走進學堂。但那時家貧，連溫飽都是奢望。我只能把夢嚼碎了，嚥進肚子裡，伴著田野和牲畜過活。但妳來了，孩子。媽現在唯一的夢，就是拚盡一切，讓妳識字讀書。用心吧，別讓我們的根，永遠困在這泥土裡。」

母親的話，像一粒火種，落入我心的荒原，自此熊熊不滅——那是我對「愛」的第一次覺醒：它無需言說，便能化作生命的養分，讓希望的嫩芽破土而出。

父親蹲在舊單車前，費力修補，只為我駛向遠方。他的目光，如午夜書桌前那盞微弱的燭火，安靜卻堅定地照亮我的課本。一日，他遞來一本斑駁的《越南歷史》，封面磨損，紙頁泛黃。

「讀吧，」他聲音溫和卻有力，「妳會看見民族如何在苦難中挺直脊梁。祖先浴血衛國，子孫當以知識續寫未來。我信妳能行。」

那本書從此成了我的聖經。它告訴我，成長，從來不是一個人的獨角戲，而是歷史長河在血脈中的蓬勃脈動。

然而，命運從不溫順。高中錄取時，曙光初現，一輛卡車卻輾碎希望的天空。在消毒水刺鼻的氣味和醫療機器的冰冷滴答聲中醒來，我看見母親守在床畔，眼裡佈滿血絲，緊握我的手：「妳會好起來的……」她的聲音沙啞，顫抖得彷彿這句話本身也需要被拯救。父親靜立一旁，額上的皺紋裡，藏著無聲的心碎。那一刻，我像一葉失舵的孤舟，在痛苦的暴風雨中迷失。但看著他們的身影，決心在我心底生根：**活下去，不僅為了自己，更為了那些在我身旁無聲守護的身影。**

數年後，再邁向大學，命運再擊：父親工傷需長療，家的天空再覆陰霾。母親倒在床邊哭泣，三個弟妹用驚惶的眼神望向我——身為長女，我是他們最後的堤壩。沒有猶豫，我將那份大學通知書，再次細細摺疊，摺成一隻脆弱的紙鶴，藏進靈魂最深處的抽屜，靜待展翅之日。

我走進工廠。機械轟鳴，油污染手，曾經執筆的手，如今磨出水泡。但每一個深夜，在疲憊的盡頭，我仍在昏黃的燈下攤開中文課本。我對自己低語：夢未亡，它只是蟄伏，等待時機。

時光不負耕耘。我從工廠基層，一路走到工程師之位，最後負責計畫管理。在喧囂的車間裡，那個曾只敢仰望校園的女孩，終於主宰了自己的生產線。生活漸趨安穩，母親不必再風吹日曬，弟妹也順利踏入大學校門。但我心底那隻紙鶴，仍在無聲地撲動翅膀——我的學業，是我青春裡最後的缺憾。這段等待教會我：**真正的成長，不在於追逐流逝的時光，而在於將每一滴勞動的汗水，耐心澆灌成未來的根基。**

III. 開路

那古老的夢，從未死去。我決心喚醒它。辭別工廠、並肩的同事與無數個共度的深夜，縱有不捨，但內心的呼喚愈發清晰：「這次，為自己而活。」

機遇如陽光刺破濃霧，我遞出留學申請，那幾頁薄紙，承載著全家的夢與盼。離家的那天，凌晨四點，我悄聲告別故鄉的泥屋。雞鳴聲聲，彷彿在應和：「前行吧，孩子，夢猶在。」老舊的巴士啟動，載著我和一顆雀躍的心。窗外，稻田在黎明微光中無盡延伸，現實與夢境在此刻交融，朦朧如詩。

抵達首都，在高聳的辦公樓下面試廳外，我緊握資料，深呼吸為自己打氣。命運卻安排我最後一個。等待漫長如世紀，焦慮如藤蔓纏繞心臟——期待與恐懼交織，幾乎令呼吸停滯。

終於輪到我。推開那扇沉重的門，掌心沁出細汗。教授們的目光如探照燈，問題如連珠箭般射來。

「妳為何認為自己能跨越階層與苦難，與他人競爭？」

空氣凝固。一秒鐘內，我彷彿聽見父親修車的敲擊聲，看見母親單車輪下滾動的紅土。我深吸一口氣，指甲輕輕掐入掌心，聽到自己的聲音在廳中響起：

「因為我攜帶的不只是知識，更是一個家庭的韌性。我母親的單車能碾破紅土，我的筆，就能劃開命運的迷霧。」

語畢，滿室寂靜。唯有窗外楓葉隨風的沙沙聲，像極了故鄉的稻浪在遙遠地回應。然而，第一次嘗試，結果仍如一把寒刃：「抱歉，您未達標準。」

世界瞬間失聲、模糊。我呆立走廊，只能聽見自己血液奔流的轟鳴和無盡的空虛。家人的詢問傳來，我無法吐露失敗的苦澀，唯有沉默築起高牆。

坐在台北駐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外冰冷的長椅上，雨水無情地打濕衣襟，與淚水交融，化作冰冷的絕望。指尖無意識地摺著一張泛黃的便條紙，試圖將它變成童年的慰藉——那隻象徵希望的紙鶴。摺到一半，我停住，手指微微顫抖，內心如狂風暴雨般翻騰。

「不能再摺了，」我低語，聲音嘶啞，「這一次，必須展開……不然我該去哪裡？我是誰？難道注定成為永遠掙扎的流浪者？」

疑問如利刃刺心：若最後機會溜走，我何去何從？多年努力，無數不眠之夜，夢難道付諸流水？我彷彿成了折翼的鳥，徒勞掙扎。命運何其殘酷？要付出多少，才能迎來一絲曙光？

猛然間，我站起身，未完成的紙鶴跌入水窪，像一艘小船穩穩漂浮。它不沉，它堅持——我亦如此，不能倒下。

我重新拾回信心，心底的希望再次點亮。可命運總喜捉弄人，彷彿要吞噬這個在風暴中掙扎的小女孩。第二次面試，竟被安排在入學截止日！世界仿佛崩裂。這就是所謂的「最後機會」，難道連命運都不願給我嗎？為什麼上天對我如此不公？不行！上天不給，那我就自己爭取。

我深吸一口氣，撥通國際處的電話，用盡全力爭取。老師的話像一道微光，學校破例同意延後入學。這份信任，我絕不能辜負。

再次踏入面試室，心跳如戰鼓擂鳴。但這一次，胸腔裡震顫的不再是恐懼，而是為自己、為家鄉、也為這片我深愛的台灣土地而戰的決絕。

那是認可，還是同情？內心一震：我真的值得嗎？這故事真能為我掙脫漂泊的命運，換來一張安穩的課桌？

淚水再次湧出，溫熱地滑過臉頰。但這一次，不再是悲傷，而是那隻被珍藏已久的紙鶴，終於觸及風的剎那，舒展翅膀，飛向天空。

踏出面試室，負責老師微笑告知：「恭喜妳通過了。祝妳在台灣實現夢想。」

那一刻，全身的緊繃瞬間釋放。我的努力終於得到了迴響，為我注入了迎向未知的勇氣。

這條路沒有終點，但我深知，旅程的意義遠超一紙錄取通知。

我願成為點燈人——為故鄉泥屋裡期盼的雙眼，為無數如我昨日般，在工廠燈下摺夢的身影。

如今明白：每道傷痕都是勳章，每次摺疊都是為了飛翔。

若你也在生命岔路徘徊，請記住：夢如紙鶴，為保護而摺，卻永不湮滅。只要意志在，你總能展開它，讓路在腳下綻放光芒。

成長，是靈魂不斷摺疊與展開的旅程。

如今，我願撐開夜空——

為夜班中的「她」，

為騎車馱菜的「母親」，

為所有曾將夢藏於心的人。

我曾將夢摺成紙船，在歲月洪流中漂泊求生；

如今，展為地圖，讓每道微光尋得軌跡，彼此照亮，共同璀璨。

這條路匯成星河，載著家庭與「我們」的希望，向更廣闊海洋啟航。